

11
8.9 (15:4-6)



小說月報

茅盾題

第15卷 4-6

1924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冰 說 月 報

中華郵務局

號 四 第 卷 五 十 第



北林圖 A00138886

價 每 冊

拜倫
關於拜倫的重要著作介紹
拜倫年譜
文學大綱 (四)
中國文學者生卒考 (四)
鄒振鐸
徐志摩
蒲 檉
論 虞

林學院圖書館
拜倫的浪漫主義
拜倫的快樂主義
日記中的拜倫
史弗雷特
拜倫詩集
拜倫年譜
關於拜倫的重要著作介紹
拜倫年譜
文學大綱 (四)
中國文學者生卒考 (四)

291485

詩人拜倫的百年祭
拜倫的時代及拜倫的作品
拜倫的思想及其詩歌的評論
拜倫及他的作品
勃蘭克斯的拜倫
拜倫：小泉
拜倫對於俄國文學的影響
仲 雲
甘乃光
耿濟之
陳鐸譯
張聞天
希 和
王統照
湯海波
西 諦

西 諦
湯海波
王統照
張聞天
陳鐸譯
耿濟之
甘乃光
仲 雲
胡哲謀
傅東華譯
顧彭年
論 虞
徐志摩
鄒振鐸
西 諦

限

刊日期前

小说月报 第十五卷4--6号

茅盾（原题沈雁冰）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12月北京新一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90元

图书分类号：I—55 统一书号：10201·3·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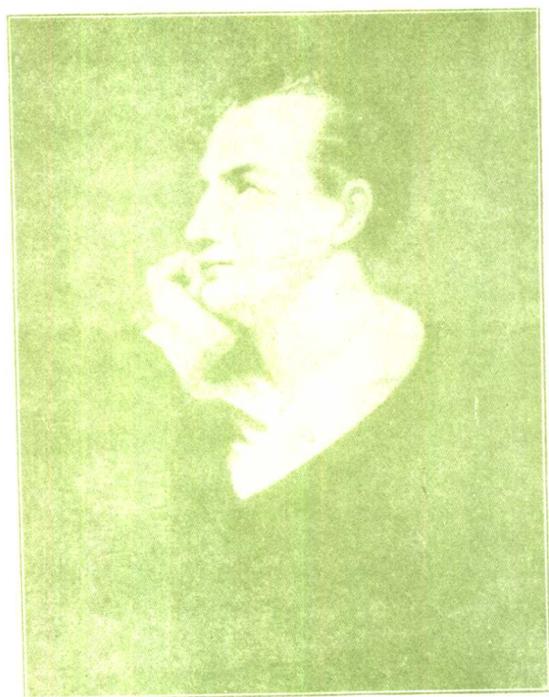
291465



當希臘軍司令時的拜倫 (T. Phillips 作)



拜倫 (1818年八月六日 George Henry Horlow 在威尼圖作)



拜倫 由 W. Stod 所畫，現藏於英國“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

of the world, I fully intend to visit,

A friend whom I wish to see could never

But I am with mealy heart - Grief

has torn the from my breast for ever,

Now she has freed thee from my breast

But in my heart, then, but not thy heart,

There, there, this I am still must not

Wail that - Heart - shall cease to beat



“Newstead Abbey” (即倫敦區的古堡)

小 說 月 報



四 五

第 十 五 卷
第 四 號

小 說 月 報



四 四

第 十 五 卷
第 四 號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Edited by C. T. Chéng

Contents for Vol. XV, No. 4

Editorial

Centenary of Lord Byron	By C. T. Chéng
Byron's Age and His Works	By C. P. Táng
Byron and His Poems	By Hsiho
George Brandes on Byron	By W. T. Chang
A Criticism of Byron's Poems and Thoughts	By T. C. Wang
Manfred (by Lord Byron)	Trans. by T. W. Foo
On Byron	Trans. by J. Chen
The Influence of Byron on Russian Literature	By T. T. Ken
The Romantic Character of Lord Byron	By N. K. Kian
Byron and His Diary	By C. M. Hu
The Epicureanism of Byron	By Chüing Yun
Byron	By Tsemou Hsu
A Chronological Chart of Byron's Life	By Tsung Yu
Introduction to Byron's Chief Works	By P'u Hsiao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i>Continued</i>)	By C. T. Chéng
The Forsaken (A Story)	By Miss Lüying
A Poem...	By Tsemou Hsu
Mendel Marantz—Housewife (by David Freeman)	Trans. by C. M. Hu
Short Lives of Contemporary Writers (<i>Continued</i>)	By Y. P. Shen
Wild Swan (by Andersen)	Trans. by K. K. Kuo
The Births and Deaths of Chinese Men of Letters: A Research (<i>Continued</i>)	By C. T. Chéng
Literary News (Foreign Section)	By Y. P. Shen
Literary News (Chinese Section)	By the Editor
Welcome to R. Tagore (A Special Supplement)		
The Last Page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小說月報

第十五卷
第四號
目錄

卷頭語

西 譯
詩人拜倫的百年祭

西 譯

詩人拜倫的百年紀念

Song from Corsair (拜倫·作)

拜倫的時代及拜倫的作品

煩憂 (拜倫·作)

拜倫及其作品

我見你哭泣 (拜倫·作)

勃蘭兌斯的拜倫論

拜倫的思想及其詩歌的評論

拜倫在詩壇上的位置 (R. H. Bowles 著)

樊仲雲

徐志摩譯

湯澄波

黃正銘譯

希 和

顧彭年譯

張聞天譯

王統照

顧彭年譯



曼弗雷特

(拜倫·作)

傅東華譯

效某婦

(拜倫·作)

傅東華譯

評拜倫

(小泉八雲·作)

陳鏞譯

拜倫的個性

(R. H. Bowles 著)

顧彭年譯

拜倫的浪漫性

甘乃光

日記中的拜倫

子 貼

啖當爲他們流涕

(拜倫·作)

顧彭年譯

拜倫對於俄國文學的影響

耿濟之

拜倫的快樂主義

(本村鷹太郎 著)

仲雲譯

別雅典女郎

(拜倫·作)

趙景深譯

拜倫評傳

(Long 著)

趙景深譯

拜倫

(選錄)

徐志摩

拜倫百年紀念

(選錄)

沈雁冰

拜倫年譜

沒有一個美神的女兒

(拜倫·作)

誦 虞

贈渥蓋斯泰

(拜倫·作)

趙景深譯

拜倫名著述略

誦 虞

關於拜倫的重要著作介紹

蒲 梢

一切爲愛

(拜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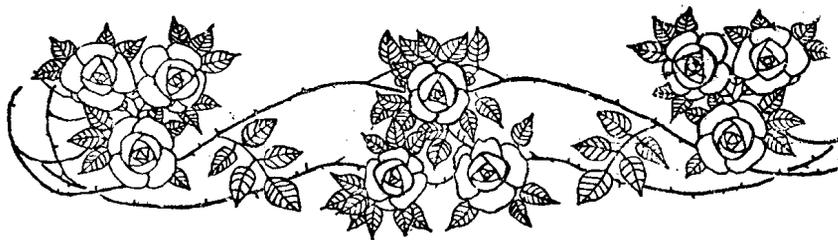
徐調孚譯

文學大綱

(四)

第五章 東方的聖經

鄭振鐸



淪落

詩一首

盧隱女士
徐志摩

夜的舞蹈

焦菊隱

現代世界文學者略傳(四)

沈雁冰
鄭振鐸

修辭隨錄

陳望道

主婦——馬蘭孟德(美國·法里曼·著)

胡哲謀譯

中國文學者生卒考(附傳略)(四)

鄭振鐸

海外文壇消息

沈雁冰
顏剛

詩與史(讀書雜記)

顏剛

歡迎太戈爾(臨時增刊)

歡迎太戈爾先生
太戈爾略傳
太戈爾來華的記事
研究太戈爾的書籍提要

記
調
記
調
者
年
者
虞
者

國內文壇消息

最後一頁

拜倫像(封面).....(Saunders 作)

為希臘軍司令時的拜倫(三色版).....(T. Philipe 作)

一八一八年在威尼司時的拜倫.....(G. H. Horlow 作)

拜倫像.....(R. Wastall 作)

拜倫的手蹟
Newsstead, 拜倫家族的古屋

插圖

詩人拜倫的百年祭

西 譯

今年的四月十九日是英國詩人喬治·高登·拜倫 (George Gordon Byron) 的百年死忌。(拜倫生於一七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死於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我們對於這個光榮的詩人似乎應該為之舉行一次偉大的百年祭——較世界上一切詩人都更偉大的百年祭。

有許多人常覺得為任何的一個古人舉行什麼生祭、死祭，都是很「無聊」的舉動。但我們却覺得人類除了自願的、自私的情感以外，在他們的心靈上自有一種高潔的自然的對於古遠的偉大天才的一種崇拜的情感。任是什麼具備冰冷的心的人，任是什麼自尊的蔑視一切的人，任是什麼嫉妒的狹隘的人，他們心底總是潛有這種對於他自己所覺得值得崇拜的人的自然的崇拜的情感的。不過這種情感，有的人願意表露在外面，有的人願意潛藏在心底而已。

我們現在願為我們所崇拜的拜倫表白我們的崇拜之感。

偉大的詩人及偉大的歷史上的的人物，其足以使我們生崇拜之感是一樣的。

當我們讀偉大的詩人——及至偉大的小說家、戲劇家——的作品時，常覺得他們的全人格是潛隱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讀他們的作品，便似與他們同在，傾聽他們在訴說，在表白他們的歡樂與悲苦，常的生活與奇異的經歷，溫靡的情感與壯烈的熱腸，如傾聽一個極親知的友朋，在訴說，在表白；甚至於他們的微微的，如遊絲似的飄過心頭的一縷戀感，他們的瞬刻間幻化萬千光彩的，如斜陽照射於被晚颼輕蕩着的碧綠的湖面似的微思，以及一切為我們的極親知的友朋所萬難以言語表白而只可以心靈相感應的，他們也都能曲盡的訴說出，表白出，使我們感得一種莫名的感動，使我們的心激動的急跳着，連呼吸都停止了，或使我們怡然的，穆靜的感得一種步於仙島上似的清醴，於是我們便不自禁的對於他們生了一種崇拜之感。

當我們讀歷史上偉大人物的事蹟時，我們又覺得是在讀着最感動的詩歌，戲劇與傳奇；他們的高潔的人格他們的

偉大的心胸，他們的坦白的行動，他們的如炮火似的熱情，如山泉如春雨似的言辭，他們的堅固不拔的意志，他們的勇往直前，不顧一切的精神，他們的一切可動人的真實的經歷，似都從文字中躍出，顯示於我們之前，使我們感到了一種如夏午的太陽似的熱力，一種如春晨的溫風所帶來的生氣，使我們感興而至於淚盈於目，使我們潛在心底的熱情要爆發出來，於是我們便也不自禁的對於他們生了一種崇慕之感。

我們對於拜倫的崇慕，却兼有了這兩種的崇慕之感。我們不惟崇慕他的偉大的詩歌，並且崇慕他的偉大的豪爽的事蹟。

拜倫的詩歌作品，雖然有時失之於粗豪；但我們如非專在文字音律上挑剔的批評家，則對於他的作品，沒有不驚嘆其雄偉的，無論在他的恰羅特、哈羅特的行程（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他的海盜（The Corsair）、他的曼弗雷特（Manfred）、他的該隱（Cain）、他的鄧裘安（Don Juan）或在他的其他的作品裏，無不明白的顯出他的「偉大的表現，豪爽的坦白」；批評家（M. Arnold）的話，他的撒坦的精神，他的對於個人威權，個人自由的強固不屈的主張與他的對於虛偽、庸俗、以禮教的假面具掩飾一切的社會的深絕痛惡，這種「偉大的表現，豪爽的表現」，使他的作品不久便有了極大的影響；在俄國感動了普希金（Pushkin）與李門托夫（Lermontov），在德國海涅（Heine）也受到了他的感興，在波蘭，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法國，也有無量數的詩人受到他的感化，他的作品引起了文學界的絕大的海流。哥斯（Edmund Gosse）說，「歐洲各國，有欲反抗專制之政治或虛偽的禮俗者，此國文人皆能於拜倫詩中得其感興」，是的，有多少的反抗者是讀到拜倫的著作而不熱血在沸騰，而眼眶為感動之淚所溼的！

至於他的生平，其足以使我們感興，似較他的作品為尤甚；他之所以較別的詩人更為一般的人所崇慕，他的作品之所以更易使讀者感動，其原因即在於他的豪爽的事蹟。他是一個熱情的人，一個坦白而真實的人；在他的一生無時不表白出他的為正義而戰，為自由而戰的精神，與對於虛偽、庸俗、以禮教的假面具掩飾一切的社會的厭惡與反抗。他如晶瑩的鏡之易受熱氣的感動一般，常為情感所激動，而至於雙眼為淚霧所朦朧；他如「火藥」一樣容易發火，常為正義，為自由的發火。當他與裘曲麗（Guiccioli）夫人戀愛時，有一天，他說道：「我愛你不能禁止着不愛你」，但當他的雙眼如夢的凝注

在她的美麗的花園中的一個噴泉的水，當他想到他的愛情會帶給她以如何的不幸時，他竟嗚咽的哭起來了。又有一天，拜倫與一個友人同讀歐文 (W. Irving) 的雜記 (Sketch Book) 中的心碎 (Broken Heart) 一篇，當他友人讀至最沈痛的一節時，拜倫淚盈於目，仰首問他的友人道：「你看我哭了，我以為歐文撰此文時，必且哭且寫，我的讀者聽者，如何能不哭！」當他少年時，第一次到東方去遊歷；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見幾個土耳其兵背着一隻裝有一個少女的麻袋，因為她與一個基督教徒戀愛，所以他們預備把她拋到海裏去。拜倫見了，即一面拔出手槍，一邊用金錢，把那女子強迫的買來釋放了。當他第二次到東方，參與希臘的獨立戰爭時，有一次，他正在吃飯，忽聽見幾個工人被崩落的大土塊埋壓住了，立刻從飯桌跳起，飛快的跑出去救助他們，那些在掘土救人的工人，覺得自己地位的危險，便退縮起來，不肯再掘，說道：「我們相信被埋的人都已被掘出了。」拜倫搶取了一把鏟，立刻自己動手去掘，並使得他們也不得去掘，結果又救出兩個活的工人來。拜倫的這種精神，不惟用在救助個人，且亦用在救助國家與民族。他常說道：「王政時代是要終止了！血將如水似的湧流着，眼淚將如霧似的洒着，但人民終將得最後的勝利。我不能活着看見這個情形，但我已預見着。」於是他便本其所信，躬與王政作戰，與暴君作戰。當他寄居在意大利時，拿破崙已失敗，神聖同盟方宰制全歐，意大利的形勢亦一變。法國的改革的曙光完全為奧大利的黑雲所蔽蓋；國民呻吟於奧政府的虐政之下，而無可如何。於是意大利的愛國者便有一「燒炭黨」的組織，拜倫也加入這個黨，與他們共同計劃，在黨中占到很高的地位。拜倫的寓所，便是這班黨人常常集會的所在。他的住屋內儲存了許多軍械；在必要的時候，他可以把他變成了一座炮台，以抵抗敵人。當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的春天，拜倫的友人霍甫哈士 (Hobhouse) 對他談起希臘的獨立戰爭，並說，如果他要出來做些事，這件事是很值得他個人去幫助的。那時，起於一八二一年的希臘獨立軍，其聲勢已漸漸不振，愛國者起了內鬨，軍需亦將耗盡，戰事亦無大進步。但拜倫不顧這一切，經過略略的躊躇之後，便決意參加於獨立軍中，給他們以經濟的與他個人的幫助。前此時候，他想到英國去，行裝都已預備好，決定當日要走了，却為裘曲麗夫人之故，終於臨時不走；而這時，他竟為希臘之故，為一個古民族的自由之故，竟強制住他與夫人的離情，竟決然的走，竟走到東方，躬自參與於昔所夢想所仰慕的美麗的希臘的人民的獨立軍中，而與土耳其的暴政相戰了。他走的時候是一八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他雇了一隻英國帆船，名為赫克爾士